

二九 孟荀老莊

曾先之

鄒今ノ山東省濟寧道鄒縣

蘭陵

其ノ故城ハ今ノ山東省濟寧道嶧縣ノ東ニアリ。不。大。用。大。不。用。數萬言。言トハ字ヲ云フ。

苦縣

其ノ故城ハ今ノ河南省開封道鹿邑縣ニアリ。守藏吏。藏書室ノ役人ナリト云フ。

孟子名軻。魯。孟孫之後。生於鄒。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齊梁。不用。退與萬章之徒。難疑答問。作七篇。荀卿名況。趙人也。少游學於齊。至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不。大。用。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著書數萬言。而卒。

老子者。楚。苦縣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又曰。字聃。爲周守藏吏。孔子問焉。老子告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

鱗

イグルミ。絲ヲツケタル矢。鳥ニ中ル時ハ其絲ガ鳥翼ニカラマ

關

函谷關ナリト云ヒ。或ハ玉門關ナリト云フ。

レバ則。ハ則。

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老子見周衰。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爲我著書。乃著道德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其後有鄭人列禦寇。蒙人莊周。亦爲老子之學。莊周著書。侮孔子。而誚諸子焉。

(十八史略補修)

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筆則筆。削則削。

忠恕而已矣。可謂云爾已矣。弗思耳矣。

賢於堯舜遠矣。殷既滅矣。天下宗周。

孔子嘗爲委吏矣。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三〇 孟子三章

梁惠王
魏侯ナリ、大梁ニ都ス、故ニ梁ト謂フ。
老人又ハ學德高キ人ノ尊稱。

萬乘
萬乘ハ天子、(戰國時代ノ當時ニ在リテハ大諸侯ニモイフ)千乘ノ家ハ天子ノ公卿、千乘ノ家ハ諸侯、百乘ノ家ハ諸侯ノ大夫、皆其ノ有スル兵車ノ數ニヨル。兵車一乘ニ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從フ。

遺棄
公都子
孟子ノ弟子。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

文・武・幽・厲
執モ周ノ天子。

惻隱
哀レミ痛ム。
羞惡
恥ヂ憎ム。
倍徙
徙ハ五倍。

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徙而無算者、不能

詩曰
詩經大雅烝民篇
ノ語。

懿德
美德。

魚云々
魚ト熊掌ト皆美
味ナリ、而シテ
熊掌尤モ美ナリ。

苟得
得ハ生ヲ得ルナ
リ、カリソメニ
生ヲ得ントハセ
ザルナリ。
辟
避ニ同ジ。

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
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
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
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
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三一 荀子勸學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
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
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
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

槁暴
槁ハ枯。暴ハ乾
ノ意。

日參省
論語ニ「曾子
曰、吾日三省吾
身」トアリ。

干・越
共ニ國ノ名。
夷・貉
夷ハ東夷。貉ハ
東北夷。

不聞^レ先王之遺言、不知^レ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
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三二 老莊片鱗

微
物ノ由來上リ。

馳騁^{チウ}
自由ニハセ通ル。

道、可^キ道、非^ハ常道。名、可^キ名、非^ハ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レ其妙、常有欲、以觀^レ其微。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ニ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天下之至柔、馳騁^{チウ}天下之至堅、無有入^ル無間。吾是以
知^ル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ナリ}及^ブ之。
天長地久。上善若水。大器晚成。大辯若訥。

知者、不言。和光同塵。輕諾寡信。被褐懷玉。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

擁腫^{フク}
フクレ上ツテヲ

敖
遨遊

機辟^{ワナ}

枥牛

惠子謂^ヒ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フ之樗、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ラ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ラ規矩、立^ツ之塗、匠者不
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
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ウ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中^リ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
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ヘ其無用、何不
樹^エ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

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莊子）

〔百修文〕 魚之樂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同上）
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渾沌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同上）

三三 先秦學風

那珂通世

一 三代學制

胄子
天子ヨリ卿大夫
ニ至ルマデノ長
子。

唐虞時，契爲司徒，敷五教，夔典樂，以教胄子。此支那教育之始，見於書者也。三代立學之制，國都有國學，鄉邑有鄉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校者教也，庠者養也，序者射也。皆鄉校也。國學則三代共曰學。學校庠序，皆以禮樂射御書數爲教科，謂之六藝。時時舉行養老之典，以教民孝弟。

二 春秋學風

周代尙文，禮樂之盛，過於夏殷。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典章
規則、オキテ。

祖述
其ノ道ニ本ツキ
述ベル。
憲章
ノツトリ明ラカ
ニスル。

制度典章、始、可見焉。春秋時、雖周制已壞、學者猶崇
尚舊風、專攻詩書禮樂、唯諳典故、識名物、而無所變
通。君臣徒修威儀、事虛文、而無補於治。人心益壞、不
可復救。春秋之末、孔子出世、大振作、學者、儒學自是
興焉。然不敢創立新說、專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矣。老
聃蓋有所見於時弊、違世離俗、欲求道德於禮義之
外、而矯枉過直、去眞理益遠。然開異說之端、以鼓動
人智、者、實老子之書也。

三 戰國學風

楊朱
墨翟

列禦寇

申不害
韓非

以訴於世。學校雖廢、文學未墜於地。楊墨之徒出、與
儒者相抗。又有述黃帝之道者、有爲神農之言者。列
莊騁虛無之辯、申韓銜法術之學。孟軻道性善、荀卿
論性惡。宋鉞尹文、騶衍慎到之屬、亦各有所主。兵家
論兵、從橫家說權謀、正邪相混、純駁並陳。然各出卓
見、不敢蹈襲前人。支那人智之活動、未有盛於此時
也。

(儒家)孟軻荀卿 (道家)列禦寇莊周 (名家)宋鉞尹文

(法家)管仲商鞅申不害韓非 (兵家)孫武吳起

(縱橫家)鬼谷蘇秦張儀 (雜家)慎到騶衍

三四 文書沿革

那珂通世

一 文字製作

黃帝ノ史官倉頡獸蹄鳥跡ヲ見テ悟ルアリ、始メテ文字ヲ造ルト云フ。

象形

指事

會意

諧聲

兩間
天地間。

支那文字之作、在唐虞以前。摸寫形體、以表庶物、謂之象形。如日月山水是也。其數凡六百餘。形之難象者、以符號表其義、謂之指事。如數字及上下左右是也。其數凡一百餘。合二字、并取其義、以表新義、謂之會意。如日月爲明、口鳥爲鳴是也。其數凡七百餘。合二字、一取其義、一取其聲、謂之諧聲。如江河皆水而工可爲聲、崑崙皆從山、而昆侖爲聲是也。太古始制字、主指事象形、而兩間事物、不可一一作新形以表

白ハ四ニテ白眼ニ象ル。

之。故以會意補之、以諧聲成之。諧聲甚多。鳥獸蟲魚草木金石之名、殆皆是也。漢言以一音成義。西人名之曰單音語。單音一千餘、各具其義。又有一音而兼數義、則製數字、以表其義。例如白之一音、有許多義。先因象形作白字、又假其字爲聲、以作伯柏泊舶等字。上加一則爲百、百又從阜則爲陌。蓋上世所用文字、已不下五千。其後歷代增加、至五萬餘字。

二 筆墨竹簡

上世有筆墨、而未有木皮紙。或書於木、或書於竹。故札檄等字、從木、篇籍等字、從竹。或以縑帛爲紙。故紙

縑帛
絹織物ノ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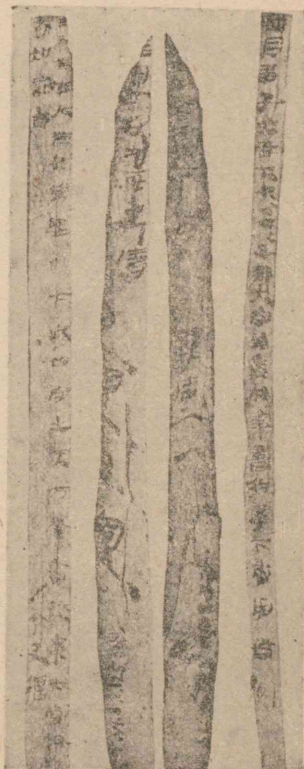
字從糸，又從巾作帛。典籍大抵以漆液書竹簡，以韋

編之，卷而

藏之，故算

書冊以卷

數。秦始皇



前漢簡版

時，內史蒙恬始精毛筆之製。至後漢世，宦者蔡倫造意用樹皮弊布等，擣抄作紙。文書之用，於是益便。

三 字體變遷

古文變體極多。字畫率皆糾繞蟠屈，殆類畫圖。其以漆液書者，頭圓大而尾細，形似蝌蚪。故名蝌蚪文。周

內史 京師ヲ治ムルヲ掌ル。 蔡倫 後漢ノ和帝ノ時ノ人。 擣抄 細カニツキテ之ヲスク。

徒隸 人ノ配下ニ從フ從僕ノ類。

草	行	楷	隸	篆	文	古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常用之書，而印璽及碑刻，則用篆隸。

宣王時，太史籀作篆書。又名籀文。秦丞相李斯等增損籀文，作秦篆。世謂之小篆。謂籀文爲大篆。獄吏程邈，繼造隸書。字畫從省簡，施之徒隸也。自漢以來，楷行草三體又作，書樣較篆隸更簡捷。自是三體長爲

三五 始皇統一

曾 先 之

一 號曰皇帝

三皇 伏羲・神農・黃
 帝
 五帝 少昊・顓頊・帝
 嚳・帝堯・帝舜
 制詔 除任裁可ノ救命
 ハ制ト云ヒ、内
 外ニ布告スル 敕
 令ハ詔ト云フ。
 兵器 武器。古ハ銅ヲ
 以テ造ル。
 鐘鐻 鐘ヲ懸クル臺。
 一石 百二十斤。

秦王初併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二 始置郡縣

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

廷尉 官名、刑獄ヲ掌
 ル。

守尉監 守ハ郡ノ長官、
 尉ハ守ヲ佐ケテ
 兵事ヲ掌ル、監
 ハ御史ト云ヒ郡
 守ヲ監督ス。

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李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

三 焚書坑儒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

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

羣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

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

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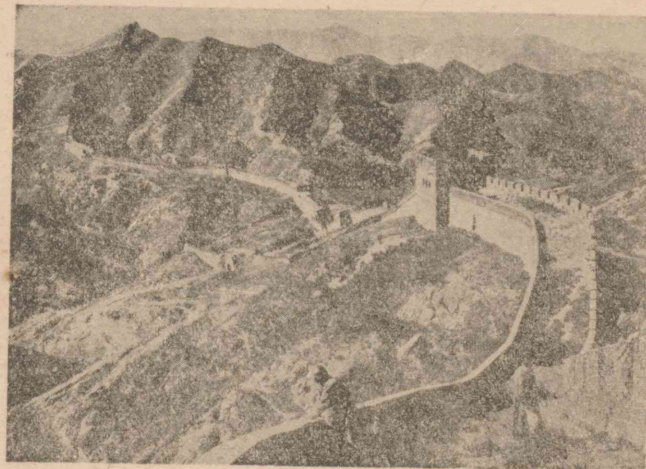
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

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

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

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



萬里長城現狀

偶語

相對シテ話合フ。

樂市

死罪ニ處シテ屍ヲ市ニ賣テサラス。

廉問

シラベ問フ。

相告引

互ニ引合ニ出シテ罪ナキヲ明カサントス。

自除

始皇自身ニ罪ヲサバク。

上郡

今ノ陝西省榆林道及ビ綏遠省鄂爾多斯左翼ノ地。

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

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

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

上郡

長城

唐汪

遵

秦築長城比鐵牢

蕃戎不敢逼臨洮

焉知萬里連雲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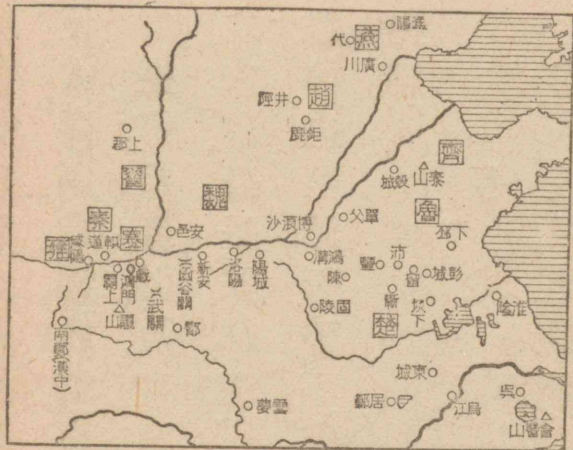
不及堯階三尺高

三六 陳勝吳廣

曾先之

陽城 河南省河洛道登封縣ノ東南。
陽城 田中小高キ所。

安徽省淮濱道宿縣。
關左 秦ノ時賦役免除ノ者ハ關里ノ左ニ居ル。今力役煩多ニシテ之ヲモ徵被セルナリ。



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畊。輟畊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畊。何富貴也。勝大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蘄。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爲屯長。會大雨。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

扶蘇 始皇ノ長子。前ニ見ユ。

項燕 楚ノ良將。秦ノ王翦ニ殺サル。此二人死生未ダ明ラカナラズ。世人之ヲ憐ム。

徇 其地ヲ巡行シテ歸服セシム。

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稱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爲王。號張楚。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勝。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臣自立爲趙王。二年。吳廣。陳勝俱爲其下所殺。

蜂起 蟻附 蟬脫 雲蒸龍變
長頸烏喙 蜂目豺聲 人面獸心 狼子野心
秋毫 春風秋雨 玄冬素雪 柳綠花紅
善遇 善處 善後 改善 性善

三七 劉項起兵

曾先之

一 劉邦起沛

沛 江蘇省徐海道沛縣。

隆準 準ハ鼻。

亭長 驛長。

箕帚妾 拭キ掃除ノ下女。妾ノ謙辭。厭當 厭ヒ抑ヘル。

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及壯爲泗上亭長嘗絲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劉季狀貌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吾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卒與劉季卽呂后也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劉季隱於芒碭山澤間呂氏與人俱求常得之劉季怪問之呂氏曰

送徒

當時秦大イニ土木ヲ驪山ニ興シ天下ノ徒ヲ送ラシメタルナリ。

白帝 赤帝

支那ニテ木火土金水ヲ五徳トシ各王室ニ配當ス。秦ハ金、漢ハ火、德ヲ以テ王タリ。金ハ白、火ハ赤、故ニ秦ヲ白帝トシ漢ヲ赤帝トス。

二 項氏起吳

季所居上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劉季喜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劉季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盡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後人來至蛇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者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劉季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陳勝起劉季亦起兵於沛以應諸侯旗幟皆赤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

書足以記姓名而已
書ハ姓名ヲ書ク
役ニタツダケナ
リ。一説ニ習字
ハ姓名ヲ書キ得
ルニ至レバ之ヲ
止ム。

印綬
印ハ官印、綬ハ
印ヲ繫クル打チ
ヒモ。

楚懷王
欺カレテ秦ニ客
死ス。民之ヲ哀
ム。

關中
秦ノ地四方ニ關
アリ、故ニ關中
ト云フ。函谷關
ハ其ノ東ニアル
モノナリ。

素車白馬
喪アル人ノ用フ
ル車馬。
繫頸以組
自ラ縊レ死ナン
トスルヲ示ス。
組ハ紐ミ絲。

中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
「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
乃教籍兵法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
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
皆已憚籍矣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勝使梁爲將
梁使籍斬通佩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爲
裨將時年二十四項梁渡江而西黥布劉邦以其兵
屬之居鄆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
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

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
也於是項梁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爲楚懷王以從民
望。

三 沛公入關

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強
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
先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慍悍猾賊獨沛
公寬大長者可遣」乃遣沛公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
下之張良以韓兵從沛公西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
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

既定秦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

〔自修文〕 救焚拯溺

夫秦以苛酷結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如救焚拯溺深得弔民之理其寬大愛人雍容氣象於茲可見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歷史綱鑑補）

歷史綱鑑補
三十九卷、明ノ
袁黃編。

三八 鴻門之會

曾 先 之

鴻門
地名、陝西省關
中道臨潼縣ノ東。

不在小 在大
非小 大也

卮酒（卮）
卮ハサカヅキ、
盃ニ注ゲル酒。
秋毫
毫ハ毛、獸毛ハ
秋ニ生エカハリ、
細ク鋭シ。物事
ノ微細ナルニ喻
フ。（毫末）

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守關門羽至門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期旦擊沛公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告良呼與俱去良曰臣從沛公有急亡不義入具告因要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

以守關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伯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沛公旦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羽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直入、瞋目視

舉玦
玦ヲ舉ゲテ決行
ヲ促ス。

彘肩
豕ノ肩ノ肉。

細人
小人ニ同ジ。

不勝楮勺
楮ハ盃、勺ハ杓、
已ニ醉ヒテ酒席
ニ在ルニタヘズ、
不能辭
オ別レノ挨拶モ
ナシカネル。
玉斗
斗ハ柄杓、玉造
リノ銚子。
亞父
范增ヲ云フ。羽、
范增ヲ尊ブコト

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噲立飲、拔劍切肉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切為將軍不取也。羽曰、坐。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閒行趨霸上。留良謝。羽曰、沛公不勝楮勺、不能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亞父拔劍、撞玉

父ニ次ギ、カク
號セルナリ。
督過
タバシ責ム。
豎子
暗ニ項羽ヲ指ス。

斗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冢、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自修文〕 族秦者秦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阿房宮賦）

三九 范增論

宋 蘇 東坡

稍
次第二。
卒伍
五人ヲ伍トナシ、
百人ヲ卒トナス。
庶民ノ編制ナリ。
ヨツテ民開ヲイ
フ。
彭城
今ノ江蘇省徐海
道銅山縣ノ地。
疽
惡性ノ腫物。

曷爲：：
殺卿子冠軍哉
懷王、宋義ヲ擢
ンデテ上將軍ト
爲シ、項羽ヲ次
將ト爲シ、范增
ヲ末將ト爲ス。
諸將皆義ニ屬シ
卿子冠軍ト號ス。

漢用陳平計、閒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豈獨亦也

豈必哉

稠人
多數ノ人。
矯殺
義驕リシカバ、
羽、懷王ノ命ト
僞リテ之ヲ斬ル。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
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
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
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
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
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
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
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
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

夫豈獨將也

抑揚法

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
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
弑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
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
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
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
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
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賴山陽評 忽以雖然二字翻起、死中求活、作臨去奇波。
文氣如疊浪。

四〇 韓信

曾先之

一 國士無雙

漂母
洗濯ヲ業トスル
老婆。

王孫
公子ト云フガ如
シ。信ヲ尊ビテ
云フ。

一説ニ因蒙辱之
曰ト訓ズ

蒲伏 匍匐

南鄭

漢中ノ都、陝西
省漢中道南鄭縣。
謳歌
皆ガ聲ヲ合ハセ
テ歌フ。

淮陰、韓信、家貧、寄食人、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餓飯信。
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
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
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
出我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
怯。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
爲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將士
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卽亡去。

無所事信
韓信ニ執著スル
必要ハナイ。
無所事ヲ用レ信
ノ意。

設壇場
壇ヲ廣場ノ中ニ
設ケ、コ、ニテ
信ヲ大將ニ任命
スルナリ。
(將壇 登壇)

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調。
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
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
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是乎。何
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卽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
公、以爲將。何曰、不畱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
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
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
一軍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畱蕭何、收巴蜀租、

故道
地名、陝西省漢中道鳳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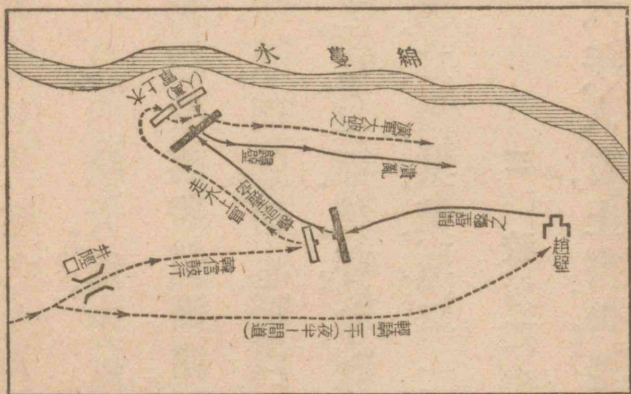
木罌
罌ハ瓶ノ大腹小口ナル者、木製ノ罌ヲ木ニ縛シ筏ニ代ヘテ軍ヲ渡ス。

井陘口
河北省保定道井陘縣ノ東北。

給軍糧食。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章邯敗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

二 背水之陣

魏王豹叛。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柏直爲大將。王曰：「是口尙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王遣張耳與俱。漢三年，韓信、張耳以兵擊趙。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謂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閒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閒知之，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夜半，傳發輕騎二千，人人持赤幟，從閒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旦，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



井 陘 口 戰 圖

幟。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旦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

傳發
命令ヲツタヘテ出發セシム。

壁
軍壘ナリ。

殊死
必死ト云フニ同
ジ。

倍
背ニ同ジ。

死地
疾ク戦ヘバ則チ
存シ、疾ク戦ハ
ザレバ則チ亡ハ
ル者ヲ死地ト爲
ス。

雲夢
澤名、湖北省襄
陽道安陸縣ノ南。
本二澤ノ名、雲
ハ江北ニアリ、夢
ハ江南ニアリ、今
ハ多ク陸地トナ
ル。

陳
河南省開封道淮
陽縣。
後車
侍從ノ車。
械繫
桎梏ヲツケル。

多多益辦
多ケレバ多キホ
ド益、善ク處理
ス。

代相國
陳豨ハ趙ノ相國
ニシテ、代ヲ守
レルナリ。

徑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

三 狡兔死走狗烹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坑孺子耳。上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僞

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禽之。一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爲淮陰侯。帝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辦。上笑曰。多多益辦。何以爲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自將擊之。韓信舍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呂后與

蕭何謀詐稱絳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
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爲兒女子所詐遂夷信
三族

(自修文) 淮陰侯傳贊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
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
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
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
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
亦宜乎(史記)

四一 垓下之戰

曾先之

鴻溝
秦始皇ノ作レル
運河、蔡陽ノ下
ヨリ、河水ヲ引
ク。

固陵
河南省開封道淮
陽縣ノ西北。
垓下
安徽省淮泗道靈
璧縣ノ東南。

項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
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解而東
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
飢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五年漢王
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
地許兩人王從之皆引兵來黥布亦會羽至垓下兵
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
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
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

雕

蒼白雜毛ヲイフ。色ヲ以テ名トス。

東城

安徽省淮泗道定遠縣ノ東南。

烏江

安徽省安慶道和縣ノ東北。

爲主死節

項羽初メ魯公ニ封セラレ。

杜牧

唐ノ詩人。字ハ牧之。樊川ト號ス。人稱シテ小杜トイヒ。以テ杜甫(大杜)老杜ニ分ツ。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不逝。離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離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八百餘騎、潰圍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也。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於是欲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

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王還、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立信爲楚王。彭越爲梁王。漢王卽皇帝位。

題烏江亭

唐杜

牧

勝敗兵家不可期。

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來未可知。

述懷

乃木希典

王師百萬征驕虜。

野戰攻城屍作山。

愧我何顏看父老。

凱歌今日幾人還。

四二 漢業始定

曾先之

徹侯
列侯ニ同ジ。

高祖西都洛陽置酒南宮。上曰、徹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

餽餉
糧食。

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

大風歌

漢高祖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自修文)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徹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

(高祖論 蘇老泉)

四三 張良 曾先之

謝病
病氣職ニ堪ヘズ
ト申立テ、引退
ス。

下邳
江蘇省徐海道邳
縣ノ東。

濟北穀城山
山東省東臨道東
阿縣ノ東北。
太公望。

留侯張良謝病、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爲韓報讎。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良少時於下邳圯上遇老人。墮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毆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爲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旦視之、乃太公兵法。良

留
江蘇省徐海道沛
縣ノ東南。

子房
張良ノ字。
虎嘯
虎ノウソブク如
ク、立身シテ勢
力アルタイフ。

博浪沙
河南省河北道陽
武縣ニ在リ。

智勇
秦ノ始皇帝ヲ辱
シハ勇ナリ。

下邳
下邳ニ潛匿セシ
ハ智ナリ。

此人
張子房ヲ指ス。
徐泗
下邳ノ地ヲサス。
徐ハ地名。泗ハ
水名。

異之、晝夜習讀。既佐高祖、定天下。高祖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白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四四 留侯論

蘇東坡

卒然不意打ナニ。
 所挾持懷抱スル所ノ理想。
 刀鋸鼎鑊皆刑具。鑊ハ鼎ノ大ニシテ足無キモノ。
 實育孟賁・夏育。皆古ノ勇士。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

一擊之間、
 傾浪沙ノ事ヲ指ス。

何者、何則

伊尹
 殷ノ湯王ノ相。

薛政
 嚴仲子ノ囑ヲ受ケ、韓ノ相俠累ヲ刺ス。
 鮮軫
 章大ノ意。

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



(筆鼎文谷)圖履捧良張

肉袒牽羊
服從シテ臣隸タ
ルコトヲ示スナ
リ。
信用其民
誠信ヲ以テ其ノ
民ヲ使用スルヲ
イフ。
臣妾
僕婢ヲイフ。

油然
自得ノ貌。

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

其弊
項籍ノ疲弊ヲイ
フ。
淮陰
淮陰侯韓信。

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沈德潛評 太白於博浪沙擊秦，許以智勇，此又翻出子房之不能忍，而老人教以能忍，議論正大。且其意不在書一語，空際掀翻，如海上潮來，銀山蹴起。

四五 釋之亞夫

曾先之

一 廷尉張釋之

後三年
在位半バニシテ
 改元スレバ、當
 時年號ナキヲ以
 テ後何年ト云フ。

中渭橋
渭橋三アリ、中
 渭橋ハ長安城ノ
 北ニ在リ。

傾
公平ヲ失フ。

高廟
高祖ノ廟。

共承
恭敬承奉。

長陵一抔土
長陵ハ高祖ノ墓。
 一抔ハ一掬、陵
 墓ヲ發掘スト言
 フニ忍ビズ、故
 ニ土ヲ取ルト云
 フ。

文帝後三年、張釋之爲廷尉。帝行中渭橋、有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何以加其法乎。上許之。

二 將軍周亞夫

上郡
陝西省榆林道地
 方。

雲中
綏遠省托克托縣
 ノ地方。

細柳
咸陽縣ノ西南。

棘門
長安ノ北ニアリ

節
旆牛尾ヲ以テ之
 ヲ作ル、凡ソ王
 命ヲ以テ往來ス
 ル者、必ズ之ヲ
 持チテ信憑トナ
 ス。

柳營 幕府。

後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

四六 漢武內治外征

一 董仲舒對策

曾先之

策問
簡策ニ試問ノ題
ヲ書シテ問フ、
之レヲ策問ト謂
ヒ、其ノ答案ヲ
對策ト謂フ。

武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其閒。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羣生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

春秋大一統
春秋ノ書ハ、諸
侯皆天子ニ一統
セラレテ自ラ專
ニスルヲ得ザル
者ナル事ヲ明ラ
カニス。之ヲ假
リテ學問ノ條數
ニ統一セラルベ
キヲイフ。
六藝之科
易、書、詩、春
秋、禮記、樂記
ノ六經ヲ云フ。

不正，譬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民知所從矣。」上善其對，以爲江都相。

二 衛霍破匈奴

民國金兆梓

武帝思繼秦未竟之業，其時與漢族競爭最烈者，實爲北方之匈奴。始皇逐匈奴，收河南地，至秦末大亂，

月氏
民族ノ名、敦煌
地方ニ據リシガ、
冒頓單于ニ破ラ
レテ西ニ走ル。

中郎將
宮中ノ門戸ヲ守
リ天子ノ車騎ヲ
出スヲ掌ル。

匈奴復乘勢南下。自漢高以至景帝、因與民休息、嘗用和親之策。匈奴遂世爲漢患。武帝時、欲滅之、以弭患。乃使張騫通其仇月氏。命衛青、霍去病大舉出師、收復河南地、置朔方郡。時匈奴有中、左、右三部。右部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漢。因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以通西域、斷羌胡之交通。於是金城、河西以西之地無匈奴。未幾、衛、霍復大舉擊匈奴、破之、使漠南無王庭。

三 蘇武使匈奴

曾先之

武帝、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

北海
貝加爾湖。
羝乳
牡羊ガ子ヲ産マ
ベ。
去草實
去ハ藏ナリ。

典屬國
蠻夷屬國ヲ掌ル
官。

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昭帝始元六年、武還自匈奴。武初徙北海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臥起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不肯。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者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拜爲典屬國。

蘇武 李 白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飛。
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
渴飲月窟水。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
北憺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

四 張騫使西域 那珂通世

拔克特利
今ノアフガニス
タンノ北境ニア
リ。希臘人之ニ
王タリ。漢史之
ヲ大夏ト云フ。
大宛
今ノコウカンド
タシユカンド等
ノ地。
康居
今ノサマルカン
ド以北。

初月氏爲匈奴所破。餘衆西遷。擊破拔克特利。分其地而居之。武帝遣張騫往使。騫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畱十餘歲。騫得閒亡。西踰葱嶺。歷大宛康居。至大月氏及拔克特利而還。復爲匈奴所得。畱歲餘。逃歸。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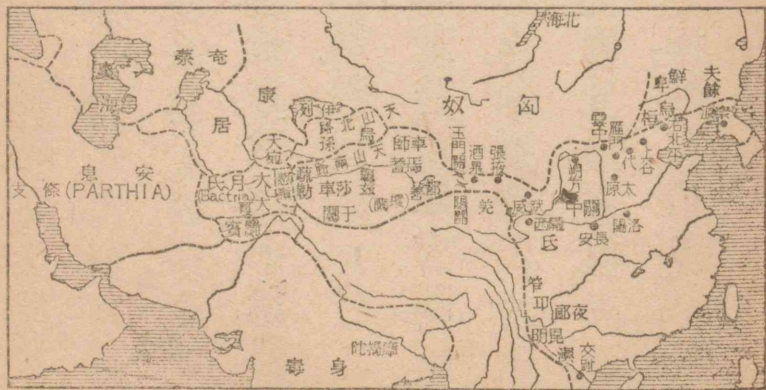
大月氏
今ノアフカラノ
東南境。

安息
帕提亞國ヲ漢史
ニ安息ト云フ。
今ノ波斯。
身毒
今ノ印度。

滇國
今ノ雲南地方。

臨澤
今ノ新疆省ノ羅
布泊。
烏孫
今ノ新疆省伊犁
河ノ流域。

行時百餘人。唯騫與一奴得還。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曰。大宛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身毒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度其去蜀不遠矣。帝遣騫因蜀道求身毒國。莫得通。滇國會匈奴。昆邪王叛降漢。加以單于北遁。自河以西至鹽澤。空無胡人。西域道可通。騫請結烏孫。



西域地圖

以斷匈奴右臂。乃遣騫等使西域諸國。西至怕提亞南。至印度。於是西域始通于漢矣。

五 秋風辭并序

漢武

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

懷佳人兮不能忘。

泛樓船兮濟汾河。

橫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棹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四七 昆陽之戰

曾先之

一 劉秀起兵

日角
額ノ骨隆起シテ
日ノ如キライフ。
圖識
未來記。

國師公劉秀
劉向ノ子歆、名
ヲ秀ト改ム、王
莽ノ國師タリ。

春陵

湖北省襄陽道棗
陽縣ノ東。此地
方一帶ヲ南陽ト
云フ。

傾身

我が身ヲ打込ム。

絳衣大冠

將軍ノ服。絳ハ
赤色。

劉秀字文叔。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也。隆準日角。受尚書。通大義。嘗過蔡少公。少公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由知非僕邪。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宛人李通迎秀起兵。春陵秀兄縯字伯升。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欲復社稷。平居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至是分遣親客。發諸縣兵。縯自發春陵子弟。皆恐懼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

更始
漢ノ宗室劉玄、
諸將ニ推サレ、
帝位ニ即キ、更
始將軍ト號ス。

昆陽
河南省汝陽道葉
縣。定陵・鄧モ此
ノ地方ニアリ。

乃自安部署賓客招說諸帥新市平林下江兵皆來
會兵多無所統一欲立劉氏從人望下江將王常欲
立續新市平林將帥憚其威明遂立更始以續爲大
司徒秀爲將軍。

二 昆陽之戰

秀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王莽遣王邑王尋大發兵
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驅虎豹犀象之屬以
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將見兵盛皆走
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
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

潁川
今沙河ト云フ、
潁河ニ入ル。
牧守
州牧郡守。
漢年號
更始。
更始愍
秀謙讓功ニ誇ラ
ズ、怨恨スルコ
トナク公義ヲ
行フヲ以テ、更
始自ラ慚ゾ。

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
怪也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無不一當百
秀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漢兵乘銳
崩之遂殺尋昆陽城中守者亦鼓譟出中外合勢呼
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
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股戰溺死潁川者萬
數關中聞之震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自稱
將軍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續兄弟威名日盛更始
殺續秀不敢服喪飲食言笑惟枕席有涕泣處更始
慙拜秀大將軍封武信侯。

三 王莽伏誅

五石銅
五色ノ藥石ト銅
ト合ハス。
威斗
群雄ヲ威服スル
斗ト云フ意。
隨斗柄而坐
天文郎式ニ從ツ
テ斗柄ヲ運ラシ
莽其ノ指ス所ニ
隨ツテ坐ス。
切肉ニス。
宛
南陽ニアリ、更
始ノ居ル所。
司隸校尉
勞役檢察等ヲ司
ル、劉秀時ニ此
ノ官ニ任ゼラレ
官府ノ造修ニ當
レリ。

漢兵入武關。三輔豪傑竝起應之。進攻長安。初遠近
兵起。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欲以厭勝衆兵。
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旋席隨斗柄而
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斬首於漸臺。軍人
分其身。節解。鬻之。傳首至宛。莽稱帝十五年而亡。更
始自宛遷都洛陽。父老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
「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

義仲入京師。京師人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日本外史)

四八 光武平天下

曾先之

一定河北

策
杖策。
鄴
河南省河北道臨
漳縣。
專封拜
侯ヲ封ジ官ヲ任
ズルノ權ヲ專ラ
ニス。
效其尺寸
吾尺寸ノ功ヲ捧
グ。尺寸ハ其小
ナルヲ云フ。
垂於竹帛
歷史ニ遺ス。
不足定
定ムルマデモナ
イ。容易ナル意。
中
幕府ノ中。
邯鄲
河北省大名道邯
鄲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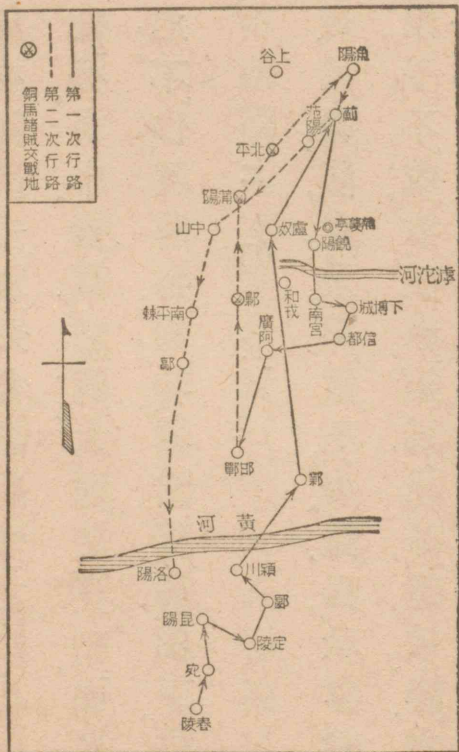
更始以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所過除莽苛政。南
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
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
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更始常才。帝王大業。
非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
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令禹常宿止於
中。與定計議。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與入邯鄲。稱帝。徇下。

薊 河北省薊縣。
 上謁 名刺ヲ通ジ見ユルヲ求ム。
 北道主人 北道ニ於テ頼ルベキ人。
 燕薊亭 河北省保定道饒陽縣ノ東北。
 滹沱河 保定道ノ南部ヲ流レ、子牙河ニ合シ、大沽口ニ落ツ。
 斷 冰解クルナリ。
 信都 河北省大名道費縣。
 爲長安城守 長安ハ更始ノ都スル所。任光ハ信都ニアリテ更始ノ命ニヨリテ城守ス。即チ漢ノ爲ニスルナリ。

幽冀州郡響應。秀北徇薊。上谷太守耿況子弇馳至。盧奴上謁。秀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薊城反應。王郎秀趣出城。晨夜南馳。至燕薊亭。馮異上豆粥。至饒陽。乏食。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冰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

廣阿 河北省大名道隆平縣ノ東。



光武轉戰地圖

移檄討王郎郡縣還復響應。秀引兵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

禹曰：「天下郡縣如是。今始得其一二。子前言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慕慈母。古

反側子
安ンゼザル人。

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也。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秀於廣阿。進拔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書數千章。秀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謂馮異也。異爲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有此號。

二 卽帝位

銅馬
賊名。

勒兵
兵ヲ整フ。

輕騎
武裝セザル馬。

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耿弇說王。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王擊銅馬諸賊。悉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降者亦不自安。王敕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案行諸部。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

赤眉
賊名。

留時
時機スデニ至レ
ルニ之ニ應ゼザ
ルヲイフ。

鄆
河北省大名道柏
鄉縣。

死乎。悉以分配諸將。南徇河內。赤眉西攻長安。王遣將軍鄧禹等兵入關。禹薦寇恂。文武備具。有牧民御衆之才。使守河內。王自引兵徇燕趙。擊尤來大槍等諸賊。盡破之。王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不許。至南平棘。固請又不許。耿純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留時逆衆。恐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馮異亦言。宜從衆議。羣臣因復請。乃卽皇帝。位于鄆南。改元建武。車駕入洛陽。遂都之。

垂髫戴白
垂髮ノ小兒、
白髮ノ老人。

崤底
崤山ノ谷底、澠
池ニアリ。

失東隅收桑榆
日ハ東隅ヨリ出
ヅ。日ノ入ル處
ヲ桑榆ト曰フ。
朝ニ失敗シテタ
ニ成功スルヲ云
フ。

三 定關中

關中未定。鄧禹引兵而西。號百萬。所至停車駐節。勞
來百姓。垂髫戴白滿車下。名震關西。至枸邑。久不進。
兵赤眉大掠而出。禹乃入長安。赤眉復入。禹戰不利。
走。徵還京師。遣馮異入關。禹慚無功。要異共攻赤眉。
大戰於回溪。敗績。收散卒。堅壁。已而大破赤眉於崤
底。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馮異自長安入朝。上謂公卿曰。
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詔勞異曰。
倉卒蕪蕪亭。豆粥。薄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四九 馬援

一 邀游二帝間

天水
甘肅省渭川道通
渭縣ノ西南。

陳陞衛
階下ニ護衛兵ヲ
列ス。
其屬
援ノ下役。

隗囂自更始初年起兵。至建武初。據天水。自稱西州
上將軍。後嘗遣馬
援往成都。觀公孫
述。援與述舊。謂當
握手。歡如平生。時
述已稱帝四年矣。
援既至。盛陳陞衛。
以延援。援謂其屬



後漢地圖

修飾邊幅

布帛ノ縁邊ヲ飾ルコト。人ノ見エヲ飾リ態度ヲ尊大ニスルコト等ニ喻フ。

子陽

公孫述ノ字。

事意東方

東ノ方光武ニ事フルヲイフ。

廡

廡ナリ。

岸

額ヲ露スヲ岸トイヒ、冠セザル

トキニ頭髮ヲ蔽フ巾ヲ幘トイフ。

二帝

光武ト公孫述トヲ云フ。又陳豨ト公孫述トモ云フ。

同縣

援ト述ト皆扶風茂陵ノ人。

陸

載ヲ持スル陸衛。

盜名字

位號ヲ僭竊シテ帝ト稱シ、王ト稱ス。

文辯

文雅ニシテ辯說アリ。

無可無不可

取リ立テ、可不

可ノ云フベキナ

ク、至極ノ域ニ

達セルヲイフ。

在吾目中

敵ニ接セズシテ

ソノ形勢ヲ知リ

シヲイフ。

西城

甘肅省渭川道天水縣ニアリ。

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初到、良久即引入。上自殿廡下、岸幘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上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援歸。囂問東方事。援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關達多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法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乎。遣子入侍。未幾反。復嘗問班彪、以戰國從橫之事。彪作王命論、諷之。囂不聽。馬援詣行在。帝復使游說、仍自賜囂書。囂竟臣於公孫述。述立囂爲朔寧王。建武八年、上自將征隗囂。時馬援在上、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徑道。上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囂奔西城、病

隴右
隴山ノ西部地方、
隴山ハ陝西關中
道ノ西境ニアリ。

馬革裹屍

戰場ニ死スベキ
ヲ云フ。戰場ニ
ハ衣棺ノ屍ヲ斂
ムベキナシ。

武陵

湖南省湘江道常
德縣。

嬰鑠

老イテ壯ナル貌。

父母之名

子ハ父母ノ名ヲ
口ニスベカラズ。

餓、恚憤而卒。子純降。隴右悉平。

二 交趾戒兄子

馬援嘗曰、「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安能死兒女手。交趾反。援以伏波將軍討平之。武陵蠻反。援又請行。帝愍其老。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上笑曰、「嬰鑠哉。是翁乃遣之。先是上壻梁松。嘗候援拜牀下。援自以父友。不答。松不平。援在交趾。嘗遣書戒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如聞父母名耳。可聞。口不可言。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政法。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

壺頭
湖南省辰沅道桃
源縣ノ西方ニア
ル山。
葦苡
玉。
ハトムギ、珠數

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季良者杜保。保仇人上書告保。以援書爲證。保坐免官。松坐與保游。幾得罪。愈恨援。至是援軍至。壺頭不利。卒軍中。松構陷之。收新息侯印綬。援前在交趾。常餌葦苡。以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後有追譖之者。以爲明珠文犀。上益怒。得朱勃上書。訟其冤。乃稍釋。

刻鵠不成。尙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

五〇 嚴子陵

一 子陵清節

曾先之

處士 道義アレド出デ
テ仕ヘザル者。
不賓之士 節ヲ守ツテ屈服
セザル者。
物色 人物顔色ヲ圖シ
テ之ヲ訪ネ求ム。

客星犯御座 常ニ見慣レヌ星
ガ帝座星ノ座ニ
現レタルナリ。
富春山 浙江省金華道桐
廬縣ノ西ニアリ。

光武帝允重高節。徵處士周黨。至不_レ屈。伏而不_レ謁。或
詆_レ之。上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_レ不賓之士。賜帛罷_レ之。
處士嚴光。與上嘗同游學。物色得_レ之。齊國披羊裘釣
澤中。徵至。亦不_レ屈。上與光同臥。以足加_レ帝腹。明日太
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上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
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隱富春山中。終漢世
多清節士自此始。

二 嚴先生祠堂記

宋范仲淹

聖人之時

孟子云。伯夷。聖
之清者也。伊尹。
聖之任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
也。

蠱之上九

三三上九。不_レ
事王侯。高尚其
事。

屯之初九

三三初九。象曰。
以貴下賤。
大得_レ民也。

貪夫廉懦夫立

孟子云。聞_レ伯
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_レ立
志。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尙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
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
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
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
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
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_レ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
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
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
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
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

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文章軌範)

釣臺

宋戴石屏

萬事無心一釣竿。

三公不換此江山。

平生誤識劉文叔。

惹起虛名滿世閒。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夏蟲不可以語於冰。修飾邊幅。

不賓之士。不召之臣。得隴望蜀。馬革裹屍。

同符。若合符節。帝王有眞。帝王有命。

據鞍顧眄。伏軾掉三寸舌。父執。故人。物色。

五一 班超定西域

曾先之

假司馬
假ハ我が權守ノ
權ノ如シ。

鄯善
本樓蘭ト云フ。
今ノ新疆省焉耆
道諾羌地方、今
ハ沙漠トナル。

于闐
今ノ新疆省和闐
道于闐縣。

車師
新疆省焉耆道吐
魯番縣。
莎車
同喀什道莎車縣。

明帝時、耿秉請伐匈奴、謂「宜如武帝通西域、斷匈奴右臂」。上從之、以秉與竇固爲都尉、屯涼州。固使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至鄯善、其王禮之甚備。匈奴使來、頓疎懈。超會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奔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超告以威德、使勿復與虜通。超復使于寘、其王亦斬虜使以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復通。竇固等擊車師而還。章帝末年、班超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降之。後月氏龜茲諸國來降。漢因以超爲西域都護、居

龜茲 同阿克蘇道庫車縣。
焉耆 同焉耆道焉耆縣。
內屬 外國ノ率リ屬スルヲ云フ。

蕩佚 拘束セザルヲ云フ。

龜茲和帝永元六年、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擊破焉耆。於是西域五十餘國、至裏海之濱、悉納質內屬。九年、超遣掾甘英、西使羅馬國。其所跋涉、皆前世所未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十四年、徵班超還京師。卒。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之相也。」在西域三十年、以功封定遠侯。至是以年老乞歸。願生入玉門關、上許之。任尙代爲都護、請教。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尙私謂人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果失邊和、如超言。（十八史略刪修）

五二 黨錮之禍

曾先之

模楷 模範法式トナルモノ。
元禮 膺ノ字。
強禦 強惡ニシテ善ヲ禦グモノ。
仲舉 蕃ノ字。
以臧否相尙 人ヲ褒貶スルコトヲ互ニ得意ガル。
案經三府 敕書ノ案文ガ三公ノ府ニ廻ハル。
免之 陳蕃時ニ太尉タリ。
西行 賈彪ハ潁川ノ人ナレバ洛陽ニ行クヲ西行ト云フ。

桓帝時、朝政既非、而黨議復起。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之冠。與陳蕃、李膺更相推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尙。宦官教人上書告李膺、養太學游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上震怒、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蕃卻不肯署。上愈怒、下膺等北寺獄。辭連杜密、陳寔、范滂等二百餘人。使者追捕四出。蕃又極諫、上策免之。朝廷震慄、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乃入洛陽、說皇后、父竇武。

禁錮
一生仕官ノ路ヲ
禁止錮塞スル。

更相標榜云云

世ニ表揚シテ互
ニ三君八俊八顧
八及八府等ノ稱
號ヲ用フ。

鉤黨
相牽引シテ黨ヲ
ナス者。

詔獄
特ニ詔ニヨツテ
罪人ヲ繫治スル
コト。

考死
拷問セラレテ死
ス。

上疏解之。膺等獄辭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乃懼。白上赦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靈帝卽位。竇太后臨朝。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等皆列于朝。天下想望太平。蕃、武共議。以宦官操弄國柄。濁亂海內。奏誅曹節、王甫等。謀泄。宦者夜召所親。歃血共誓。請上御前殿。作詔板。拜王甫、黃門令。使其黨持節收武等。誣以大逆。先執陳蕃。殺之。武自殺。李膺初雖廢錮。士大夫皆高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爲稱號。至是。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膺詣詔獄。考死。范滂就捕。母與訣曰。汝

使汝爲惡云云
我惡ヲ爲サズシ
テ此ノ禍ヲ得タ
リ。サラバ汝ニ
惡ヲ爲サシメン
カ。惡ハ理トシ
テ爲スベカラズ。
サラバ汝ニ善ヲ
爲サシメンカ。
或ハ亦我ノ如ク
禍ニ罹ラン。ア
キナシ。我汝ニ
教フベ

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憾。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我不爲惡。聞者爲之流涕。黨人死者百人。爲宦官指爲黨人。死徙廢錮者又六七百人。靈帝既長。尤崇信宦官。又好畜私財。賣官厚斂。無所不爲。而流寇之禍起矣。

〔自修文〕 郭泰獎進

陳畱郭容年四十餘。畊於野。遇雨避樹下。衆皆箕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遂勸令學。鉅鹿孟敏。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亦勸令學。自餘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十八史略)

五三 論東漢教化

司馬溫公

糜沸 粥方煮立ツテ米粒カ上ヘ下ヘト混亂スル様ヲ英雄輩起シテ爭フニ喻フ。

通追 父祖ノ業ヲ承ケ繼ギテ之ヲ修ムルナリ。

虎賁 勇士ノ稱、猛虎ノ奔ルガ如キヲ謂フ。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尙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通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游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

摺紳 笏ヲ摺ミ紳ヲ垂ル者。紳ハ禮服ノ上ニ用フル大帶ナリ。士ノ地位アル者ヲイフ。

貴戚專權 竇憲・鄧騭・梁冀・何進・董卓等皆外戚ヲ以テ權ヲ擅ニス。

嬖倖用事 鄧舉・孫程・單超・侯覽・曹節・王甫等皆宦官ヲ以テ事ヲ用フ。

私論 在野ノ者ノ議論。

於摺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汙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于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殺、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縣縣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

姦回ハ邪ナリ、曲ナリ。宦官等ヲ指ス。

何進召戎云云

宦官ヲ誅セントシ、四方ノ猛將ヲ召ク。謀漏レテ進殺サル。紹兵ヲ勒シ、諸宦官ヲ捕ヘ皆之ヲ殺ス。董卓慮ニ乘ジテ京師ニ入リ、天子ノ廢立ヲ謀ル。紹諸將ト卓ヲ討ツ。是ヨリ天下大イニ亂ル。

魏武曹操

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資治通鑑)

五四 隆中之對

司馬溫公

隆中
湖北省襄陽道襄陽縣西二十里ニアリ。

崔烈
靈帝ニ事ヘテ公トナル。

士元
龐統ノ字。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